



07096

下

七

○○ 荅雷賡廳書

辱書謬許賤父子詩文遂以爲其人亦有足觀發篤  
實之論歸於忠孝僕浮沈無據豈所克堪益深處士  
虛聲之懼然竊思古人寵至益戒不敢不自勉矣世  
之不尚篤實以功利狡詐相誇詡故三代之季遂成  
戰國其風俗相感召是以罹暴秦之毒而司馬晉專  
尚浮虛棄實用亦成十六國之禍五季亦有契丹之  
僭此天地消息恒理雖著於形者不同而其機則一  
也時方醞釀而未發則世以爲安安之則以爲是而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雷一

空

非篤實守道之人及其發也亦貿貿然不知其所從  
來嗚呼此世之所以禍亂淪胥而未<sub>有已乎</sub>二三君

子有憂之日大聲疾呼於世之人如拯溺救焚而世  
人不信夫豈惟不信哉則且迂之笑之遠之詈之甚

或仇讎之然而君子自篤其行不以彼易此寧獨立  
不徇乎世而徇乎天不<sub>精義</sub>徇天暫時之發露施爲而守

乎天之心逮於理道絕續之際恃以扶西北補東南  
者於是焉在至於今而求古之功利狡詐者又不可

得蓋流芳遺臭皆有本末非庸鄙所能至今則徒苟

且蠶齶而已。臧獲之所羞也。僕讀足下手書及諸篇  
詠莫不根於忠孝悃幅無貌言雖未嘗一造膝知其  
爲篤實君子無疑是以有感於古今之世變而發瞽  
言焉其亦呈露四體以受越人之鍼砭也陰生不遠  
數百里步負兩至敝廬刻期不失僕雖非其人然陰  
生自有古人之槩則又足○統○口○頭○語○無○意○收○拾○鼠○妙○徵夫仁里之風俗猶爲近  
古矣。

黃仙裳曰荅張一衡書要天道之始終此書究人  
事之本末皆河流嶽峙之文也方足補救斯世稱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雷二

六十一

爲載道篇中語如火簇而氣度優悠可謂兼善

○○荅黎媿曾觀察書

想望三十年才得一通筆札相距七十里未能走承  
警歎俗下之況可例其餘不待扣胷中所藏而後知  
也四月中病少間頗聞漢仙諸巖石之勝以乘舸得  
至山麓不苦陸暑鼓興而往淹留旬有七日返乃獲  
拜大集華函展誦賤日詩夜爇拱璧羅列前陳喜慚  
感幸出於慮表不謂是行仍觸勞暵復咯血者二十  
餘日入秋始就踈爽縉誦大集然膏繼晷益歎諸葛  
君真名士也有瞻有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黎一

六十三

所不得不止軒豁瑰偉隨手皆成妙緒自蘇文忠來  
未能多有夫既知其人聞其行事施設讀其文章雖  
不見其面可矣然而古人必擔簦千里履巉巖涉江  
海惟恐或不見而陳子昂且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悠悠涕下之感何耶思五嶽者坐斗室之中披  
圖籍指其邱壑峯巖覽記載之奇亦足於遊矣而必  
冒寒暑忍饑渴衣蕉頭塵身履其境以求盡乎神理  
搜乎委曲目収而心得之者謂圖記之未足盡五嶽  
也然則讀文章知聞其行事豈足以盡其人乎夫欲

見者非徒見其面而已天下之理萬變不可窮周孔  
言之而不足學者繹之而日生辨議觸發則交相窮  
交相窮則交相生循環不息彌綸橫放擴所已有而  
萌所未嘗有復擴所未嘗有而化其所已有然後足  
以達其本根窮其枝葉各得所成就此麗澤之益所  
爲奮於師承也固非筆札文章所得而盡者也雖然  
且姑欲盡之於筆札文章矣相見之遲速未可逆計  
拙刻較往者所增強半希閣下詳指得失還書策進  
相與有成古人之誼也近與采公周旋愚謬守一先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荅黎二本四

生之教不欲學佛然頗好其人今秋分尸始祖祀事  
兼有禰祭廿五六將還山則相去日遠未能常通竿  
牘東望怒如不盡觀縷

伏讀手教。懇到惻誠。如禮之下劣。顧何以得此於明廷哉。其爲媿戴。莫可窮極。蓋君子之言信而不華。抑亦其素所根植者。然乎不在於所施之人。然習見尊遂者之竿牘。罕能有是也。介弟辱臨。邇其識度。足徵家學之淳。而明廷遂久在野人意中。尊中憲公之立身。垂裕於後者。亦畧可想見。及明廷蒞政。鄰邑九里之澗。彌歲沾濡。禮守分蓬茅。未敢自通。名字不謂明廷之謬。先德音篤摯。纏綿有如此也。爾時從子有嫻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韋一

六十五

事越三十里山中。淹留旬日。繼日青作楚。廢視坐閨室。以故報覆遲後。罪不可原矣。竊惟民者天之心也。故夫世有治亂。道有污隆。而天地仁民之心。無變也。得行其仁民之心者。守令而已。守雖近民。然又不若令譬如粟帛。可以飽人。可以溫人。不待假諸他物。即天子大吏之尊。猶隔膚而異腸也。天子大吏之欲溫飽人。非借資於粟帛。不能而爲粟之徒。紅腐於困廩。帛卷束而襲於笥。又奚貴乎。然則士君子思於天地合心。展發其素所問學。莫爲令若矣。雖然。世之上牧

民者曰慈祥愷悌善已後之君子以刑獄不施爲仁  
或奸宄并容或豪強剝噬一意縱弛民之事不治而  
枉抑無由告好人暗啞強邪逞志而曰吾慈祥愷悌  
也不亦大滋民害乎夫以懇到惻誠之心行釐奸剔  
弊之政殆庶幾矣是故嚴誣告之法及其珥筆者斷  
行三四則訟可清也聽訟不厭繁細行隲別之方參  
伍以索其變則兩造之情無遁矣出令毋反汗不可  
行者不著之言著諸言者必行也則令信而民知適  
從明保甲連坐之令奸無所容覆則盜猾可潛消也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恭韋二

六十六

耶律有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  
則民安也何者天下之事莫不始於利而終於害害  
既除則利興矣今之弊政昔之善政也節宣其有無  
緩急爲之先後則輸將不罷也推求生息之道稅政  
之妨民者視吾力請於上而去之則物阜也聳才能  
尊有德以身率先懲不若教者仁恕涵濡之則化成  
俗美也是故能因其俗以敷吾政因吾政以善化其  
俗聖賢之道不外是也然此亦天子大吏行之難令  
行之爲易易何者區域有經提封不越百里而民之

情僞俗之淳澆令皆得耳而目之不似遙制者之遠  
濶而待聽故其施設近而易周末畢景可身履其地  
也夫令之政人命爲大是故嚴保辜之法則故殺嫁  
禍之奸不得行彼懼彼人之死而償其死醫治必力  
是全活二命也方其始聞令急卽其地親驗視之審  
定辜限雖婦人孺子牽遇足以證左則直僞無所遁  
此召康公所爲有芟說之甘棠也如是罹於強死者  
寡矣雖然季世之令益難爲也胸縮於功令掣肘於  
大有司君子亦惟存其心盡吾圖而已愚嘗欲朝廷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韋三

六十七

首重令宰相吏部慎其選畀大吏以稽察之柄而令  
得自言於天子凡民情大利害有所壅闕聽於歲冬  
夏之季不關大吏自遣掾屬疏列陳告且增秩重祿  
久任以成其政庶乎其得有爲乎然此皆書生紙上  
之談豈爲有當蓋以明廷惻誠虛下之懷又適屢斯  
任必有得其要且識於時務者故敢呈露其愚以請  
質正焉尊論文語禮豈足當然正大可持循揭之以  
示後進承委中憲公傳以繩樞草舍之手使造五鳳  
樓不幾令拙工駭而走乎然台屬不得辭幸寄示整



行崖畧勉成以就斤繩耳賤疾未健造膝之命當在  
異日

門人陰寅賓曰敬誦夫子斯文可作一冊治譜至  
誠開導鑿鑿可行信如是也百姓熙熙皞皞國君  
安富尊榮可長治無亂矣妙在不高不迂小大有  
效久暫可施文字真懇精悍亦足稱意有心民瘼  
者宜置一通座右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韋四

六十八

門人陰寅賓曰敬誦夫子斯文可作一冊治譜至  
誠開導鑿鑿可行信如是也百姓熙熙皞皞國君  
安富尊榮可長治無亂矣妙在不高不迂小大有  
效久暫可施文字真懇精悍亦足稱意有心民瘼  
者宜置一通座右

今之務少俊有志識者而已僕之朽鈍何足云哉惠書謬推許白汗接踵矣古之言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則既以立言爲困雖然亦視其所立之言何如也使專攻于風雲月露之辭則誠足末之矣而言葦重者是不然堯舜禹之道德非典謨之言不傳也孔子有春秋之言故大義凜凜至于今忠臣義士與夫功業稽天者世逝而蹟泯矣非記載之言不傳姬公無周禮儀禮之言六官禮儀之典制莫攸定孫吳諸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蕭一

充

人不著書則兵法之言絕無禹貢之言則山川導治之法亡矣夫傳忠臣義士非特傳其人而已所以作則于後世存焉也由是觀之立言惡得困乎且夫德修於身而不能期其必彰不彰則無傳功業施于當世宏濟生民此聖賢之所急也有時命焉而非己所能必立言者德與功待而傳已能必者在爲不爲而已讀百世以上之書而能感發興起于百世之下非言乎卽困之而道情款陳鄙事刻寫物狀宕蕩其胷中之懷來亦言所不得廢也立言者不葦重矣乎

然而知立言之重則立言者爲尤難故必藉于旅力  
方剛之人立志而造識根于理道達於時務漸之以  
歲月得立德立功之意而後其言立孔子曰先難後  
獲是亦必至之數矣足下雅有立言之志而虛以受  
人故謬抒管蠡謹質之不避其無當則又推夫立非  
聖之言著淫僻之書者爲萬世罪人也

彭伊人曰三不朽成陳語矣此文以重立言命意  
翻成案而探其本爲文士固根柢故非小補行文  
朴密堅凝無隙可入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答蕭二

七

○ 荅賴晉公兄弟書

天下文章之盛。卽天下文章之衰也。人人侈言作家。此文章之所以盛。人人侈言作家而不求其故此文章之所以衰也。僕於古人文無能爲役而賢伯仲欲致榮親之道不擇人而施乃謬屬文於卑鄙僕亦遂偃然執筆爲之。其於揚厲之盛心豈有當乎。蓋僕雖未敢侈言作家而不能求其故則一也。辱書齒謝且推致於古人文慙矣。慙矣。每省來書及蕭子來巢文子安巨山起手札雅令春容如玉筍之秀出僕深用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晉公

七十一

移情亦可見諸君子切劘之功不淺僕所宜望而辟舍也。伯仲春秋正富足深求古人之故稱作家于今茲其所以顯其親者將自有之。豈僕不斐之言所得稽乎。承示諸子詩妄爲甲乙僕從暗中摸索何劉未必能得然他山之意或可原其心而恕其謬耳。不宣。何雍南曰淺道能不失矩度爲佳文之盛衰洵是

確論

○○與徐健庵學士書

伏惟閣下方今無輩之才道德之先爲海內文章所宗歸上下古今典墳載籍之林不以分位爵秩攖于心其汲引獎籍斯世材能魁傑而不下遺于巖穴天下之士坦然洞燭合虛同噫于閣下之能虛也雖然深川大澤藏珍秘幽出雲崇朝雨天下而平原廣野五穀所生城郭宮室宗廟建立人民物類參錯蕃阜故禮以爲川澤之虛其用如此平原廣野之至實其所建樹于世如此實而能虛之遂不可量也老子曰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與徐一

七十二

虛其心實其腹竊觀閣下信斯言矣夫石之結綠金之指南天性固然無足異者無錫顧景范代間騏驎也盜車之下亦惟伯樂能識之此則閣下之實而能虛者見於天下士一端也禮僻處窮遯末由盡觀閣下之槩而徒托于想象其得于傳播者又將不備顧嘗思之范文正公經略關西一時稱得士之盛歐陽永叔以士未盡出門下則質言于公而不爲嫌杜祁公樂海內之善于漢可方陳平唐可方房杜其說其見于子固之文蓋古人于當世賢達推致鄭重如此

閣下之于范于杜當有不待較量而得其所處者矣  
禮前二十年于粵東梁芝五坐上獲接對歌詠歡洽  
至夜分休去及犬馬齒五十一復承寵以大章先叔  
兄之變重荷弔賻去年得顧子景范書又知惠金爲  
災木資是禮一見而辱閣下三施之厚乃從未獲薦  
一函于左右或者如子固所謂滋不敢有意以干省  
察以煩賧施則有之而閣下未嘗少加督過而益厚  
此天下士所爲合噓同噫于閣下之能虛也禮往時  
亦欲少有建立畱心當世之務迄今茲無所于成間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與徐二

七十三

學爲文章則望古之人而不登其堂與古人有言處  
士純盜虛聲是以禮旣受閣下之虛下者無已而尤  
願閣下之示其實者以爲之鞭策也居閒鮮事偶見  
通家子輩攻制舉業因得流覽閣下所論次評序則  
慨然歎閣下嘉惠後生爲功甚鉅元人題所刻書謂  
制舉業盛而古書亡矣歸太僕謂士攻進士業不復  
知書而錢虞山論方干劉蕡賜孤魂及第謂今文不  
足以傳人然則是三者之言其皆未見閣下之論次  
今文者乎閣下蓋實根于古而措諸今文也小兒世

儆來京師令其望風墜下且道禮嚮徃孺子見大人  
昔有飲三升壯膽者豈其彼大人使之然耶閣下飲  
人以醇小子可無及此得坦然坐春風中矣主臣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與徐三

七十四

〇〇與朱奕瞻書

夫愛騏驥者必加之以鞿勒。尚干莫者必利之以淬磨。是豈欲束其千里之足而消其鑠鏗之體耶。蓋不如是不足以致用也。艸木之生天地不能自裁而待人裁之。不然則枝蔓蕪雜莫足爲觀美矣。是天地無以遂致其用。夫騏驥奔逸而不受鞿勒。則藪澤鹿豕且與之等于莫之金。當未經冶工之鑪鞴。則枯木糞土。頑金且與之等。豈不誠良材哉。而無以成其器。適天下之用。故若是也。駑駘之產鞿勒之不鞿勒之無損益也。惟騏驥必不可不受鞿勒。何者其致用遠。其所以烹鍊成就之正大且難也。是故天地之生物以秋冬爲心。以春夏爲用。士君子之立身爲學也。以探本貞固爲心。而以平恕撝謙爲用。鞿勒淬磨之功。固未容一日去。諸懷也。足下騏驥干莫之材也。僕蓋駑駘者。誠不足以測千里之足。然竊願足下之自爲鞿勒。淬磨以致用也。

魏季子文集

卷八

與奕瞻

七十五

楊惟才曰文勢峭悍而文體廻環牽映



○答顧右臣書

右臣足下遠辱手書。虛下之懷。志氣之自命。皆于楮間得熟察焉。僕因是而嘆。輿山公之有後也。爲之喜。不寐。古人有言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足下拳拳于鄙陋。殆亦此意。蓋嘗觀少年稱有志氣者矣。務自汰大。不肯稍下人。未嘗求師取友。而遂以爲天下無吾之師友。父兄裁成之。又將較短量長。以爲不足。循守嗚呼。豈其能有成哉。則亦虛憍而已矣。夫其始才非不足以有爲。學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右臣一

十六

問非不足以深造也。其志氣又非爲不卓犖也。而卒之才終不能有爲。學問終不足以深造所爲。志氣卓犖者。又將折靡而不振。則職是之由也。今足下以天挺之資。英妙之齡。其交友又多篤志尚義奇偉非常之士。故遊江海者必具舟楫。山行者必具楫而篙。師扶翼之有人。足下亦既有其具矣。扶翼者又多其人。天下之事。學術之造詣。其何不濟乎。僕又聞之登高。峯者必歷級而登。登之可歷。級而下也。使登峯去其級。且不得下。將奈之何矣。善泅者必能入乎水。入乎

水斯能出乎水也學問之道豈不若是乎僕謬爲尊  
公所知許足下承過庭則亦謬屬望于僕僕愚且才  
矣何足堪足下意狀足下之能歷級而登且下者蓋  
已徵其端也九月十七日始得省來書爲二月三十  
日發者今正月以小兒來乃得報覆甚矣僻鄉之孤  
陋也尊公刺袁州時附一函于曾遂五許今刻拙集  
中聞刺杭州後寓一書于敝鄉估客蓋自丁巳去韜  
至于今八年未得片紙之垂及歲月孔懷茫茫無托  
不謂屢存愚賤而所持受者皆殷生也爲足恨矣僕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右臣二七十七

少健當買榜西湖與群紀寫心曲且得披對諸賢俊  
古人有言合二十五人之力力如猛虎合二十五人  
之壽壽如彭祖以足下之英多所交君子之衆相刺  
○編○到○實○學○  
史公嘉惠浙民視兩漢循良傳尤其小者矣僕亦與  
有榮焉爾寸陰若歲不盡願言

郭入曰日以山水成文而發爲學之實特有風味

○ ○ 荅文信子書

展釋示青懇歎篤摯益深悚感中間推許踰量如蹄  
泮堂均灌以江瀆施則大矣其克堪受乎夫天地之  
所以不息者情情之所以膠固者真天下之道成於  
真而敗于偽大抵然也是故情之真者德業生焉忠  
孝出焉天地鬼神格焉金石感通焉而是情也卽兒  
女子之私皆同源而異流者固在擇而執之也金之  
精者至真也糝銅鉛而消之是猶有真者存惟假設  
之金貌類至精及夫鼓鞴熾炭溶液而推索之或經  
魏季子文集書

卷八 荅文一

夫

久而偽莫能存求所謂真金者毫忽不可得則亦棄  
之于地而已世之下也務以偽爲真自謂足欺人然  
人固審之辨且晰雖其可信者猶將疑其妄孔子曰  
今之愚也許而已矣由是觀之今之詐也愚而已矣  
至于爲文章真則變化生矣華而不浮質而有體矣  
如春溫夏暑秋涼而冬寒此四時之真也而變化生  
焉夫其所爲變化者則有日月風雲草木禽蟲山川  
人事之感應休徵咎徵若時不若時之參伍錯綜于  
其間然後四時之真流著而發煌精微而博大蓋非

一寒暑溫涼之候所能成此聖人本情制禮之用君子所以貴乎學問也。足下於朋友真切而懇到今之世固罕是人哉。而吾觀世之君子或疾人以偽遇我。吾亦姑毀吾真。而以偽應之。偽與偽相持。茂有窮期。歲月爲漸摩。則君子亦流而入于偽。嗚呼。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熄。欲湯之滄。十人揚之。不如滅竈而已。故曰。救。僂。莫。若。以。忠。也。僕材識短。下兢兢不敢僞。未能有以自致。履古人之門。除不得及。而况其堂與乎。見徵春仲往都門。僕是以有入郡之役。邇年每按遠。魏季子文集書卷八卷文二 七

者十七八。至犀犀下世。吾郡又失一人。誠如尊書云。云然。則生同時同地者。可不及時爲親比哉。珍重不宣。

顧景范曰。精實之論。言真者多。推本于樸。此特抉其發煌之故。尤爲確妙。

與兩廣吳制府書

往者從陳君椒峯得審閣下垂注賤兄弟之殷聞其  
來至遣信江千將以逆楫勞問迨秉節兩粵道出杉  
關復從廣昌鎮將周君大生俯詢愚賤覩縷甚備而  
顧君祖禹又常具述其所遭逢之事皆非斯世所能  
有在史策所記賾猶將寤寐願見之而禮方謹守草  
野之陋趨趨不前抑何愚哉昔歐陽子荅范龍圖書  
云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是固  
然矣然其所謂士者向士耶豈其榮龍圖之爵位乎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兩廣一

全

抑榮其勲名乎將以榮龍圖之德與其行事也如以  
見爵位爲榮耀者非所謂士者也榮耀其勲名者功  
名之士則然榮其德耀其行事之美此學道之士所  
宜有也不然王公將相豈乏趨走頤指之人而顧須  
此士哉爲有補于其身心政治也夫庸人唯知好庸  
人樂其順適于己而已聖賢豪傑之徒所好者聖賢  
豪傑雖世無聖賢豪傑足以當其好見其近似者猶  
且好之以爲嚆矢古賢哲所爲特拔于千古樹大德  
成大功于天下者莫不由此道矣蓋王公將相無代

無之何獨如文正諸公之倫然後聲施至今哉或有  
以踰分放言爲尤者禮荅之曰是不然夫以石勒高  
歡之不聞道而張賓軍門大呼李元忠酌酒擘脯謂  
門者言皆不以爲嫌况於尚理道之賢公卿乎禮舊  
疾發動雖廣州咫尺瞻望弗及無以稱塞盛意茲遣  
小兒世倣伏謁鈴閣此子亦稍知志趣十年來令之  
閱歷求益蓋流淖以歸海爲大飛埃以集嶽爲高而  
于澤之私非所敢出也王臣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兩廣二

全一

魏季子文集八卷目二

書

荅沈胡歐書

荅黎生隆吉書

荅友人論節婦傳書

與友人書

荅盧生秀則書

荅鍾士雅書

荅官公壁書

荅雷賡殿書

與李邑侯書

荅雷勿韞書

與顧關盛珍示禮部書

荅李化舒書

荅友人書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書目

荅李元仲書

與當事某公書

荅沈雲士書

與戚子論賭博書

荅許季覺書

荅李昂若書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書

寧都魏禮和公著

荅沈仲孚胡若木歐上閣書

禮再拜沈子蕭子之詩老秀而有思理然蕭子邃於學二賴子詩伯則流美仲則韶少有雅致胡子之詩如讀牧豋北征詩籬菊爲雨所妬諸詠皆傑作也歐子詩吐辭雅令其宿萬竹園之作則感慨係於時老致紛披諸子坐霞綺日相摩淬然則湘江殆風雅之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沈胡

八十二

林乎世之論詩者或陋竟陵或訾歷下而抑竟陵爲尤至習詩者鑊心于風雲月露一其精神于句字之推敲夫句字豈可忽哉蓋亦有其源矣源者何筆可至而語不能至也神可遇而筆或不遇也涵養多學氣格自化然後可幾于此矣竟陵歷下各有得失也而吠聲之徒逐人軒輊彼亦惡知二家得失之所在儻取竟陵之務摟抉性靈以益歷下歷下之聲光豐美以益竟陵未嘗不兼得也竟陵之言古詩佳者十六律則失之者多於杜少陵也尤甚是故學竟陵之



失流于巧薄率率遺大觀歷下之失膚矣膚之失尤  
難循持也唐人之詩尚風格而次脈絡足以移大情  
宋人之詩工切而整妥足以敦吾學合唐宋之詩之  
佳正可兼收也而杜少陵能之要之在吾有自得之  
妙而已僕謬以愚臆點次諸君子詩惠書經年始得  
報幾無人理緣首春有南越之行歸迫遣女事且山  
中無便寄或可垂原耳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答沈明二

十三

荅黎生隆吉書

門下具四應之才勤學好問不自滿假而尊君子教  
子之方異于常流故僕得門下爲之愉暢蓋才士恒  
患于芟駕拙者鞭策不可上或拘牽于父兄無能一  
見其志是以深喜門下之足以發我意也夫門下才  
士也才則理易知事易行如騾耳之馬一日馳千里  
無所畱難然易非才者之得也觀花于烟日中得其  
影似矣明鏡遇物卽照不畱其形且夫學問者嘗欲  
其畱也以畱爲根株而以不畱爲變境故非涵濡堅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黎生一八四  
定不足以畱非虛明密察盡境而後遷不足以致不  
畱也雲之布于空幻忽無恒其根在山澤海之而蜃  
之樓爲兩間至奇莫不根于蜃質海水之氣也故又  
必出之以時成之以漸其初也希微徜徉若沒而若  
出繼而若定樓閣城闐人民物器殷殷闐闐瀕洞錯  
襲其後也百變而一奇無盡以盡其境固未嘗一見  
卽成一成卽罷也是以可長畱亦可長變何者爲其  
有本爾不善用其才者見之易而實未嘗見知之易  
實未嘗知飛騰至千里者過都歷邑按而實考之皆

不知也自以爲至得而終成至失者以此僕閱門下  
近文輒加于前可謂進之有漸矣歛其才涵濡堅凝  
以至之吾知其必有成也僕且將藉門下以策吾老  
鈍矣更質諸尊君子以爲然否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黎生二

八五

荅友人論曾節婦傳書

承刪訂拙文直抒胷臆不存彼我之見恍然吾易堂當日事蓋不勝凋散之感矣雖然敢不呈露四體以受良醫鍼艾而有匿情乎所謂合傳著兩論非體愚先賢傳別有序次中尚有他傳格之故兩著論非專合兩傳著兩論也而太史公合傳之體聯下勾提已成格套惟不得已而後用之遙披遠炤乃是得意處耳然事有一定須乘緣而見者又不可以格套論至于所刪之文作者謬有其意喪夫未見劣于夫死也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論節婦一

八六

又一年三字著于此下則文情稍舒因見歷時二載常人懈矣而母貧困志如初又見其年少二十二歲耳稱氏者俗辭也史之稱母多矣兄公者出爾雅妻謂夫之兄曰兄公如今大郎之辭傳母故應從母稱而云開釁于鏡兄于錦辭費矣不以虐母訟則安得拘母必拘而過我門句自結卓乘漲徑過則母行可知若以舟行易拘而字辭重句未老也刪不及三字佳矣府門字未可去此當日事戴太守執法之由也極述責謚事可謂精采噴出文與情而俱快母之

得安平衆情之憤小人之自禍天道之不怡是宜述  
之極致而張皇也母六十四年柔下一語正與又二  
年文情等也孫聞舉祖母節豈得不喜且原紀已著  
喜字情文所應有何特患其與大慟相掩映而故去  
之乎蓋情所不應者然後爲牽強無味也初字廷字  
刪安女婦蓋兼如其姜之女者其字面則古今所習  
用其幼婦最難句未佳似宜仍舊出諸兵人口自樸  
肖也敬字不可去去則句弱兵字無損于文且有益  
于句也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此古人之成言何謂率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論節婦二  
平愚更妄爲評點一通以質以虐母事訟府去誣字  
則曾陳之疑存影響矣吾輩當務相盡以相益雖十  
反可也然入譜則惟尊族所向

門人盧永言曰絕類自虎通五雅之文此更貫以  
章格爲難能也

與友人書

一別五年吾黨離逃至此亦曠事矣去歲過常州以  
署幕嚴密未便通問及足下到吳門僕乃浙行欲往  
觀洞庭之波爲范撫軍所畱未遑發至閏七月背  
瘡忽起遂兼程還里八月朔始抵家山至十月瘡乃  
全愈而他疾亦相續稽延參朮之費已數十金于今  
尚不能稍涉勞煩羸頓委靡大增衰老之歎也吾輩  
飢驅奔走初未嘗不護惜本懷廉隅猶未全毀久而  
相忘習矣不察溺于污溷而反甘之斯濫之誚尚不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與友一

六

足償中夜以思惄然如擣頃聞足下以二百金買妾  
令人駭愕憤悶過不可禁嗟嗟叔寶全無心肝豈意  
足下顛倒悖謬一至于此也僕非迂論謂色不可好  
老年好色恐死期至夫好色與死皆無害特如足下  
者則凜凜未可耳僕少陳之足下幸降心少聽之足  
下夙膺先朝一命出處本末與僕輩不侔爲飢窶故  
利方爲圓至于入幕求食干請以自資仰貴人鼻息  
名節掃地大足傷心猶曰將有槁死之憂雖未能固  
窮尚或見諒于寬厚之君子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

恨一也老母七十有三爲人子者當朝夕依扶問安侍膳爲日不足而出腹二子皆高飛遠舉老人涕淚闌干思子愁歎夫七十之壽稱曰古稀以飢窶故舍養就食竟不得親奉一觥爲老母壽吾意足下當痛心刻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不孝之罪夢寐驚責將惜金如命卽慷慨豪舉亦云愆咎思得稍供菽水束身歸庭永絕外干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二也自足下去後結髮之妻愁苦萬狀朝不謀夕舉家嗷嗷待其哺餉親戚餽遺待其支應高堂甘旨待其仰事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與友二

九

告借匱竭雪刺盈頭足下所得財物不以安業妻子計其終極且兒女婚嫁正未有艾悉力經營祇恐未給今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三也足下平時子貸新舊甚衆漫不思償有貽累代借之人賠備踐信子母叢積至于恒產費盡身受饑困者且彼縱積金至斗我應絲忽不負若果困窮他人卽或見原然我心終難于自安今可償不償而以二百金買妾其可恨四也此四恨者僕非苛論勿爲迂談足下試思之然乎否乎而茲事猶未已也僑寄他方營措實繁婢僕居

屋米鹽凌雜爲費不貲且懷戀瞻顧豈能久曠則是  
歸奉老親之期邈爾無據倘萬分一高堂有意外足  
下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哉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古詩云大義當乖離然則僕與足下朋  
友之誼將恐不獲保其初終矣僕忝屬肺腑附責善之  
道分無容委又不能聞世之誹話足下者而自默默  
耳幸惟亮察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與友三

卒

此文精詳

魏季子文集

與友三

卒



荅盧生彥則書

載閔夏君禁不殺牛文吾黨可勿寘論也哉物命以恣口腹世之人不待教而能者雖日誦戒殺之書設爲禍福之言臚陳已往休咎之應家諭而戶曉猶不得少衰息况著爲當殺之論援古証今助其長而逢其忍乎孔子不綱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亦自爲撙節以存其不忍此仁之所以爲人且資其力以成稼穡蓋民命之本也古聖王重農而抑末亦謂民之所天在乎此然則於人重農於物則當重牛矣夫做蓋做惟不棄牛之勞當不在狗馬後吾游陝西見有牛肥臄而高大者土人曰此不能耕食牛也或古人所殺而供饌之牛此其是歟抑牛耕啟于漢古之用不過引重而止是則今之牛非古之牛比矣今夏君之言甚辨益辨將益煽殘吾更爲之補其說之罅漏刻剝其瑕以成全其說則亦煽殘而助之廣殺機也甚矣其未可哉

魏李子文集

書

卷八

荅盧生

九

遠辱遣信披諷來章所謂載麗以車馬樂鷄以鐘鼓  
則有駭而走耳然以足下懇款之懷不得不竭其愚  
佳詩謹甲乙附歸惟加采擇焉竊謂詩古文之道修  
身行己以立基則性情著博極群書經驗事物以致  
其識與力采撫風雲月露花木蟲魚以摘其藻夫匠  
之爲屋也大而千門萬戶細至方丈之室其楹櫨樅  
椳穿互構架明暗高下莫不有一成之規矩含是雖  
公輸匠石不能布一椽故未可去格法格法者一成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答鍾士

九二

之規矩也子輿氏曰規矩方圓之至夫豈惟方圓哉  
因之爲墮爲銳爲延袤爲參差凸凹爲秦皇隋煬之  
宮室機器變化侔鬼神奪天地則皆此一成之規矩  
所爲故曰至道無多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夫豈  
惟詩古文哉君子之修身行己亦若是矣然而必由  
博以之約不極博則不能約約則固陋焉而已此古  
人所以肆力漸摩累歲月以有成也非今人之智而  
古人之愚古人之傳而今人之鮮成者豈不在是乎  
足下挺起于孤壤靡所依扶聲學日懋昔人歎徐孺

子爲尤難僕生同郡志切相成故不得進貌言以副  
積年相須之意倘惠然肯來野菽村醪箕踞長松下  
亦一時佳話也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茶鍾二

九三

磊磊落落不假見面不尋行墨慨然出肺肝者此丈夫之事也而世之妄而不察者則以爲蕩佚準繩放散禮物不循常人之貫遂足當高士達夫抑何謬哉夫人心有真奇在於庸言庸行之中間昧者冥搜於荒誕竭終身之力歲月之能祇成其所謂荒與誕而真奇者一無所得也庸非自以爲是而無師友之助乎如皮陸之徒命曰癖王怪魁實鄙且陋夫自孟子有狂狷之說而庸人流至以妄爲狂迂爲狷如檀弓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官一

九四

所記曾點倚其門而歌則已妄甚且夫子見齊衰者必以貌是日哭則不歌哀樂失時豈聖賢之徒而恃如是此傳者之妄矣夫狂非妄也志大言大而己其學問之自治未常不虛下人有斷然必不可爲則亦狷者之守也狷者非特踽踽涼涼而已守其言行之固白刃爵祿不得少移易其滂沛灑瀚之觀天下大勇豈過是則亦狂者之志也是故能詣于一至者非兼得莫能成矣足下之文欲排闥古今陳言務去是狂者之志旨歸忠孝貧賤不苟取是狷者之守而虛

下人又深得學問之道于泉上先生陰賓賓諸子有  
師友助僕是以不避未同之嫌遽肆胷臆出肺腑以  
丈夫待足下也佳文疾讀一過不覺盡卷已多同甫  
之快拙作幸有以示我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答首二

九十五

文州附心率亦以示我

夫夫翰及下世而文應藹一板不覺盡卷已多同甫

爾文似翰景以不致未同之嫌遽肆胷臆出肺腑以

平八天報皆學問之章于泉上先生劍定寔精奇在

去冬所寓致拙作十之二三爾緣紙價不續摹印闕  
工未獲袒露四體委諸見垣之目洞厥府藏猶懼其  
有隱疾也小子世儼粗學爲文或有一得亦其偶逢  
足下過爲獎許均令慙惕矣所論制梳源流父兄之  
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者致于人心波靡釀成禍害  
敗延家國未文公云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  
此其人非素具凶殘之資也不過鄙夫患失之心而  
已彼鄙夫者輒陷于弑逆之大惡無他亦不知禮義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賡一

九十六

以養其心耳故 聖祖設科必先德行然國初制科  
之文格意亦大不同後則至于蹈襲浮辭而已彼蹈  
襲者或至不能通其蹈襲之辭漫然書之主司偶中  
漫然售之則旣偃然得科名矣扣其中卽所謂浮辭  
當黜者彼固未嘗自有也又何暇問經國之猷忠孝  
之理乎此足下所爲拊膺而長大息者也愚竊謂國  
家制科之典失于太備經書則內聖之學也論則博  
古通治法也策對則審于當務之急也表則贍于詞  
藻判明于吏治也皆欲其備于一人夫考之以言將

實其實而用之此制科之意然則如是人者百年而一過四海而一邁猶幸其近且多乃三載之頃登選數千輩是惡能免掇拾蹈襲之致于至陋乎蓋力不能給又不能舍是則苟且生焉而判之設將以爲吏不可廢也宜如唐人設甲乙張李之案士子據律以斷獄今乃標成律爲目令士子判之夫旣以律爲目矣何用判爲他日泄官讞訟所求非所用亦何爲而爲此哉至于得人之數隨法而有雖胡元以詞曲制科亦或有淳德異才出其間要之國運人心風俗則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本廣二

本七

關於立法之善不善矣蘇文忠云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僕因足下論偶枝言之明歲儻至上里得而傾寫爲快耳

與李邑侯書

竊聞子產治鄭桃李不撥子太叔爲政萑苻皆盜而孔子稱子產爲古之遺愛子太叔致徒兵之攻蓋仁人在位以除害爲急故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又曰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奪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是故螟螣蝥賊害嘉禾者也未有使之散布猷畝而嘉穀豐茂者欲民無饑胡可得也今寧都大害首在田賊然治之無難也嚴保甲關約之禁遏其橫斂下令曰田賊得苛斂一甲並治一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一

李

甲之罪各甲首尾聯絡其爲者禦能縛致于官者賞否者有罰則彼之掠斂不可行游民無所得財其黨自散于是密召各鄉保長及有才能者預定期日令潛伏田賊歸閭徑路石城汛兵亦其要地關移營鎮集附近鄉勇名捕渠魁若而人餘悉不問脫縱者抵罪于是斃其首惡十餘人于杖下獄無煩往復申請禍亂立定愚意明廷扣囊底智足以辦之不謂明廷愛護田賊如慈母之護敗兒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思患而豫爲之防甚至誣罔良民密爲布置預杜入告



之門嗚呼田賊則誠厚幸矣寧都百姓親爲明廷赤  
子不審遭何罪讎于下車之日卽深惡痛絕至今莫  
能絲髮挽回語曰諫珂之烏憎烏而愛狐由此以揆  
信有斯情哀哉上天降割何若是之酷耶夫田賊火  
人之居潘人妻女矣斬刈人殺越人于貨絜人索贖  
其刑則有地雷公天雷公火枷裸縛置酷日下暴又  
裸縛人遍體塗脂油委諸土坑中聚巨蠱毒蟲噉螫  
之期得贖金滿志而後釋此在周興來俊臣輩羅織  
經所未嘗載而寧都士人親受之明廷方切責糧戶  
魏季子文集

讀

卷八

李邑

二

李九

謂田賊當如是齊民有言及田賊者則痛朴之士紳  
有言及田賊者則變色而怒拂衣而起故無一人得  
敷陳本末嗚列冤苦者只如明經鄧珣絕無寸土粒  
粟蒞田賊之鄉忽矚彼有婚嫁事丙夜竊衆掠其家  
財擄其父子身備非刑攫數百金始得脫富是時倘  
明廷肯以片紙曉之鄧生禍可中解乃坐視其冤酷  
逮贖金悉輸賊手金有未精良者鄧生來謁明廷不  
爲不哀苦之更詰讓曰汝何故亦用低銀嗟夫爲民  
父母忍出斯言于口乎又彭生珩家僕白晝遭田賊

殺死于固厚集場滅棄其屍萬目共睹彭生疊控請  
究請申而明廷多方欺給之一不爲理越月餘彭生  
覺悟自控于府乃始曲爲申報遷延阻露以致罪惡  
遺逃而明廷出言必譽田賊詆詈田主誚惡寧民形  
于詩篇嗚呼豈寧民自開闢以來始經明廷一官而  
從前之官皆治他土而不泄寧都乎其誰能堪之且  
田賊渠魁實耕者十無一二率游手鑿空擇人而食  
之大憨明廷獨信之深愛之篤久而彌堅卽扣天地  
神祇以問之卒莫解其故或謂由哲兄之屬托或由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三  
田賊越境而迎簷鼓其辭明廷遂執先入之言以至  
此耶雖然明廷蓋所稱廉吏也未嘗求取民以自豐  
特此田賊一事至使百里之民徵輸髓竭邑屋蕭條  
亂人得志好人啞啞禍害流演將及世世故不禁疾  
痛慘怛之呼也請冒死畧陳一二寧都屬鄉六上三  
鄉皆土著故永無變動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大  
都建寧寧化之人十七八上杭連城居其二三皆近  
在百餘里山僻之產東南變起附賊窺城不克則蠱  
諸佃戶謂吾爲汝等革去數百年舊例于是聚諸游

手稱欲賄官集事持械入莊頭會餼歛無錢者則攫其農器畜粒而去日稱田兵佃戶多厭苦之而明廷申上官云此是數十年前遷海之民土著虐之今生息旣繁思復宿怨夫下鄉闖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圭之田至于孫十餘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資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後召頂耕者又獲重價頂與之而後歸其中無一幅輿漳泉瀕海之人安得謂遷海者久歷數百年安得謂數十年乎此最明白可稽真僞立辨也批田較他鄉稍重誠有之然有故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四

百

焉寧都之田下鄉稱腴他鄉田計收穀一石直金一兩下鄉之田則三兩田從上則起科輸糧特重佃戶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雜種是田主旣費重價復輸重糧又有里長經催逐年工食之費五年丁冊十年糧冊之費又有火耗解費耗米水腳之費而所收僅得佃戶五分之一佃戶省去二重一切不與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闖佃嘗赤貧賃耕往往馴致富饒或挈家返本買或卽本莊輪奐其居役財自雄比比而是然田主所以肯爲此者蓋自明嘉隆萬泰

時家給人足素封者雖費重金稍有贏餘足矣夫王者第田肥磽作賦輕重自禹貢至今未之有改是則佃戶世席田主之厚利稍荅田主之重費尚未損其百一不爲過也所謂桶子者卽正租也官斛收租天下達例下鄉習用小斛田主因其俗便向不爲更張計應補正斛若干謂之桶子非從正租外別有桶子也所謂白水者卽批田也佃戶初至或不能卽辦批田銀田主許之寬假計銀若干歲入息三分統俟冬收交納是謂白水及旣入批田銀則無白水矣此乃

魏李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五

五

田主寬通佃戶之盛心而反以爲罪目乎所謂行路者蓋田主未必皆至田所委次丁收穫凡出入車輶率是僕之任或佃有頑欠催取頻加屑屑道路佃戶量與酌勞原未嘗有多寡定額也槩自諸例宋元以前歷世逾闕莫可得考有明數百年來三佃樂康各享饒給祖父之籍可覆按也其他則田賦創立各款用誣田主以聳上聽若使額外苛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難輕去其田而耕之十餘世四五世者且舊佃旣挾富厚而歸新佃乃復費重資與彼頂耕以自買災

害繩繩相因至于今不絕又非人情所宜有也倘明  
廷于下車之日進本邑士民詳詢之更自行廉劾彈  
丸黑痣之疆易如指掌何至力縱田賊淫掠焚殺爲  
之傳會反罪無辜良民視如仇讐乎傳曰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天道好還理固然也  
至于禮經經自守垂四十年藹足窮山城而罕到初  
承明廷謬采虛聲索見者勤矣所以遠巡未敢呈身  
亦拙守艸野之分闕累月迫而後見卽明廷泄治二  
三年禮又曷嘗一以私情干澤無故一造公庭特以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六  
五

田賊事再四奉規亦謂辱明廷聲氣親善藉此少效  
報塞耳何期明廷督過之深也昔田子春隱居徐無  
山以烏桓之擾藉魏兵除鄉里患害今田賊猖披至  
此使非營鎮王公擱然親奮掩獲王煥英諸凶則城  
門之外已爲畏途人人自危矣是豈惟鄉里患害焚  
溺沾危已實與焉義當挺身爲萬民請命方爲不負  
所學又以廢棄草野羸老多疾空抱此懷深用愧恨  
明廷乃以一言及爲罪督乎夫戢亂有道也托招撫  
之名而不能制其死命戴官而行如虎傳翼爲禍益

烈自古迄今其事更僕不能盡何怪夫田賦既撫之後益自矯虔恣睢爲暴也且夫集衆思廣衆益諸葛武侯所以獨尚于千古王荆公執拗不曉事敗宋之家國而有餘明廷素負經濟之畧其或者以愚言爲矇瞍之賦誦可乎死罪死罪伏惟裁察

附記

糧戶急公輸稅非有罪之人官府常故爲難殘者耕佃可念糧戶亦可深念也在上者務得其平而已糧戶供億之煩篇中猶有未盡尚多急派雜件未能豫各至於旱澇蠲利佃戶往告田主可卽得寬減田主則不然禾秋未插本年漕米及夏秋稅徵比已急矣善乎唐公順之贈呂通守序也其畧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七

頁

曰蠲災之說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于有司之不信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內有司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旣已不能當其所災矣况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畱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畱者十不能二三也額計畱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畱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

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于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蠲之數裁于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况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期程轉迫至于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擲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噫其亦可歎矣魏季子曰今之民尚有報水旱造冊之費嗚呼唐公所謂無一毛之蠲者皆田主也若佃戶則田主已隨水旱之數減免之矣雖欲不減免之不可得也且古之農在公今之農在私夫田主出其私財以買人田而上其賦于公家公家所徵斂悉在田主不在佃戶自井田廢而開阡陌後世之所謂田主者乃國家之佃戶也今之私佃戶若不樂是田主則委之而去或佃他人田矣其中豈無一二刻剝佃戶之田主而佃戶厭苦而去之田荒無稜粒之取則其人之田也賦役之徭累亦其人之徭累也是則佃戶亦其人之佃戶也雖欲不減免不可得職此故也故曰今之農在私夫豈謂佃戶不當恤哉蓋奸宄易張右之非其道則驕恣而致為亂耳是故不仁而在上位者營己私以廢公君子則執其意見曰吾無私而已又以抑富家大族右小民為善政往往意所偏注釀成禍害至不可收拾使為上者一無適莫平心處之一以理所在為斷特不可畏彊禦耳惡可以不得其平哉夫不平即不公也民之治亂安危特官長之注措然尤莫要于縣令矣又惡可以不慎乎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邑

入

五

答雷幼韞書

僕束髮好朋友嘗挺身步負走數百里千里聞風尋  
造或崎嶇遐僻猿掛巖險冀得廣聞賢人君子言以  
自淑慎要之天之賦與者有定人之自致者無窮儻  
能及其丁年人一已百歲月漸漬或有可觀乃致坐  
淹巖而望會桑則旣悵乎其後之矣雖然猶恃有魯  
陽公之戈虞公之劍也夫所謂戈與劍者蓋良友匡  
植之功日可再中則學亦可以晚進且朋友以切偲  
爲義者儻相聚無裨益之言千里寓書竟紙寒暄無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雷幼韞頁一  
箴儆之益則與未會聚未通書牘等矣非謂情款可  
廢然亦必有其道焉爾別後首春婦病繼以清明祭  
掃雜襲二旬而賤疾嬰體矣佳作畱遲稍褻當深閱  
相歸也



與顛關盛珍示禮部書

禮頓首伏處窮山耳芳名舊矣茲者幸辱華軒司權  
敝郡此我心則喜之會也又竊以爲世都盛名磨榮  
遂者或乘其貴滿之氣或恃其學業文章之長每思  
裁切時流俯視羣碎山林賤士必不嬰其慮表而窮  
約之子諱守固陋疑于上前趨勢往往懷思孔勤而  
趨趨卻顧未許自通故得之者十七然失者亦嘗十  
三矣禮春仲過顛造次未獲至身迨客吳門蔡子九  
霞具述閣下下賤兄弟辱神聽之殷期致書爲傳介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盛一

七

又以從浙取徑湖東竊恐孤其至意未之敢承邇接  
傲友還書極道閣下待士盛節垂訊寒門懇摯詳備  
又他親友鈔示文榜揭賤子于通都禮乃深慙淺丈  
夫固陋入于失者十三昔趙壹既見羊陟而後爲之  
延譽孔文舉與禰衡相知而後表發推引今閣下非  
有旣見相知之素也乃不遺餘力謬爲揚拔如此方  
諸古人抑有加焉蓋古之君子文本于行名賓于實  
故位高而益謙名日著而自以爲不足于野人恒取  
其偃蹇傲岸咀咬苦勁之味勵冰雪之操由其度量



答李化舒書

辱惠書歲兩紀矣慚負何可言竊惟上閩四郡大儒  
俊傑隨世輩出如李延平朱文公李忠定公皆爲古  
今拔萃之人而奸邪狠賊罕出于其間足下挺生茲  
土志尚皎然不汨于流俗服習前哲其則不遠進修  
之盛豈餘子所能望其項蹶哉昔歲僕假館胡君精  
舍今始知與足下比接邇隋和而未能一攬光氣機  
鑒間劣從可徵矣豈聲氣之合有時猶僕三至嶺南  
而羅浮三尼過中嶽望之而不得登耶往者做易堂

魏李子文集

書

卷八

李化舒一

頁

入九子真氣彌篤畏我友朋凜于嚴師卽自譽不以  
爲忝一友有愆如芒刺之負背交口盡言卽子弟所  
不能堪而言者受者處之安然幾子虞廷都俞吁咈  
之風詩文卽小道一字句間動色以爭必無歎而後  
止乃各歸其是非然而僕猶垂老無所成就可不爲  
浩歎乎今追憶僑胡君館舍遂三十年蟠然成叟矣  
卽高子雲客相見時其事亦如烟雲消滅而易堂之  
存者僅二人耳是以誦足下來書旣多悵惘更中心  
翔翔不勝菀枯之感也僕老而益荒百里半九十卽

詩文之業當亦孤落塞陋鮮足可觀將伯之助不能  
無望于海內諸君子矣胡君後當益振拔否固亦未  
免有情耳不悉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李化舒一

草



○ ○ 荅友人書

雷不震。則泉源不暢。土膏不動。冬不嬴發。下霜雪凋落。慘惻則元氣不反根。芟春之榮露不極。僕向者之言。足下以爲其辭溥激。而懟僕之絕足下過矣。且足下未知夫絕之道。徒見絕之形。遂以爲絕也。然則僕真絕。足下足下。方以爲未絕矣。木之絕者。皮液不相通。手足之痿痺者。痛癢不與。然則枯木痿痺之肢體。足下且以爲未嘗絕也。管幼安之絕。子魚則誠絕之矣。而子魚有盛名於世。稱爲有禮。有法。故幼安割席。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友一

頁上

載諸史策傳諸百世之下。使子魚爲碌碌餘子。幼安亦何用始交之。而終絕之。是則爲賢者之所絕者。顧非庸人所能當也。足下試觀與足下同過者。僕亦何嘗出一言以相責望乎。由足下之意。則是天時止當有春人之七情。一於喜。而後可是。僕待足下之踈也。且足下之過大使僕誠絕。足下足下。媿悔刻厲不自比。數於人庶。幾少足謝。過而致其惻怛之懷。爲可漸。滌趙文子不去。龔稼晉侯之爲原上田。率是意也。乃僕猶原足下之心。而未嘗竟絕足下。故猶有是說焉。

若使僕於足下循揖讓之常幹棄其雷與冬而不施  
可○可○否○否○足○下○方○謂○僕○不○絕○足○下○則○是○僕○真○爲○絕○足  
下○矣○足○下○惟○思○之○勉○之

楊汝翔曰其語雷霆其文委蛇愛之篤故發之激  
烈望其補過故其情纏綿而不遽迫也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答友二

三

荅李元仲書

精誠所至萬古不磨如先生之精誠豈天地消息可得而泯沒哉省來教令人感涕不已先生俯愛不肖之身勝于自愛古大賢往往不計己身之康壽而望後繼之有人僕何人斯如蚤負山豈足堪任每誦此書屏營累日則又不敢妄自委棄就業惕厲思勉卽先生投我艱大之意張堪知己之言尚未能忘况先生萬古自植大道爲公之懷乎螳臂蛙怒當母以微蟲資安弱也東粵之行隔二十年與陳陶諸故人相魏季子文集書卷八荅元仲一頁三

見道往昔事如異世又如昨日朝夕過從暢朗滿志性好荔枝亦得爛熳然中間一二友人稍有蹉跌失故吾者離群索居目不見曉甚可懼也蓋人品學問無中立之勢不日進則日退耳能中立亦必日趨于進如人將舉足而未舉時獨處寡輔緣習成障弗克以己身爲師友者汨乎其日退不止也不止之止底于消亡而已夫君子者天地之心君子而至于蹉跌消亡則天地之心幾何其不日就衰息乎此君子之責也蓋末路難持古今共歎自足自弛致隳敗者多

矣先生行望九之年其定力學力教誘黽勉乾乾不  
息乃如方中之日光氣煥射溢照四極直可呼萬古  
賢傑共坐一堂而何有百年前後之境異耶觀感而  
興天地之心未至衰息馴見來復者于是焉在所以  
策勉于僕者以身表則實至且大豈待繩糾其愆謬  
而使正然後爲訓迪乎先生儼然命之矣先叔兄左  
傳經世至宜公附覽後此者猶未卒事前歲期假璫  
珖將以搜葺遺卷補綴成書咯血疾動而罷今冬爲  
遣幼女荆布營措遂費白日明年當終業就先生論  
魏季子文集 畫 卷八 荅元仲二 百高  
定乃謀登木也不盡

李元仲書

仲春得寅賓手札知行李已向東粵遙想千里知  
交久離重晤人生樂事無逾此者客懷佳暢無俟  
問也憂秋以來時勤探聽仲秋遂知駕已還山更  
悉道體清健與向年萬里歸來興致無大異不覺  
歡喜異常與客特進一觴以頌齡相較先生適如  
方中之日正此光華甚可愛惜云胡其不喜也凡  
人神氣有限祇如鄙質棟頭向亦數遭危疾自揣  
定力足以勝之魔亦竟不能撓今歲入夏以來形  
骸初無所苦但黽勉整頓無復向時王張堅確之  
力此固先集之叢矣行年及耄絲毫無益于人世  
存沒淹速如織州微蠱任時銷落何足齒論但得  
先生久視世間爲朽人點綴末路毋與草蟲同腐  
則至幸矣是以喜先生之清健勝于自清健也往  
躬老存日每一致至中必有警策數言痛癢刺骨  
讀之如青天開雷震悚起立徬徨自省今耳無寔



警誠恐奄忽墮落爲賢哲所擯切願先生時以雷  
音震之也生平喜讀未見書今九月偶得姚羹湖  
昌荅詩註中有二十餘條發前人所未發真如昌  
谷自述者爲之拍案起舞體頓輕舉食亦有味生  
意遂復津津矣所最抱歉者未讀左傳經世耳誠  
得聞所未聞狂喜定當過于今也敢請于先生擇  
其中爲勺庭君所最得意者或十章或七八章乞  
賢子姪學文之餘代錄見教藉以移易魂魄添益  
飲食則是先生錫我以餘齡也敝鄉羅生以寫生  
技遊賁境仲冬必當還家便可奇之又綏寇紀畧  
向從友人處僅讀其諸論未睹全書敢就鄴架借  
得抄錄副歲寅實必有崑候之使便可附壁斷不  
致汗損且濡濡也伏懇併付羅生不勝翹望積懷  
難罄臨紙缺然不宣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荅元仲三

五

與當事某公書

竊聞明公以禮稱謂不卑下儀節不趨承頗存芥蒂  
愚以爲世之敬明公者莫禮若明公賢達顧出于此  
假使禮姍姍取容奴其顏婢其膝明公豈乏如是人  
哉而何取于禮然深慚禮立身本末罕足道也子產  
相鄭往見壺邱子休與具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  
于門也宋西京畱守錢文僖率僚屬于一里外屏騎  
從徒步訪郭延卿飲酒盡歡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  
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魏野踰垣避真宗而帝猶遣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當事一

頁六

使圖其所居及寇萊公鎮洛寫刺往訪野葛巾布袍  
長揖萊公禮甚平簡萊公與相得甚歡之三子者必  
其道義高深故君相不以爲嫌禮無似不足希三子  
簡易乃猶開廉于明公且賢達者尤足自媿也然禮  
雖未能高尚浮沈于時亦自有本末有必不肯爲者  
置死生榮辱于度外明公或可循其素而知之矣昔  
晉主徵處士馮恢帝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  
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爲賓客  
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以恭時論確然少之則似

古貴人以山林士簡傲爲佳已折節爲美而不斷卑  
下趨承于彼一人故郭隗謂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  
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亾國與役處人趨則若己者  
至憑几據杖盼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斯士也蓋藉  
之訪君國之大務或取其格言以益身心或資其藻  
學或表尚其品操以樹之風聲用是揚徽于古明公  
讀書萬卷豈不知此其或言之者有故假借而發于  
思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若夫在禮者祇宜自勉  
避咎而已而愚以謂華之論馮恢亦未爲然彼恢旣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當事二 頁七

就徵至句加之官矣朝士相從則當有中節之儀接  
特不可爲誦耳華弟觀其自立本末與宏濟生民之  
畧何如烏在其不見有傲世之容乎夫潔一己而忘  
民生與矯厲自異者亦非愚所心尚也禮辱蚤舊素  
知明公爲古處之英必不有是且覆露桑梓其德彌  
大故未敢輒自外復有是說焉幸惟裁察

荅沈雲士書

辱書僕何足以堪此哉然足下自正其志與自治之誠可槩見矣側聞足下事親孝弟子兄與人忠實鄉里有廉靜之譽卽此僕已多媿奚論其他哉足下云準繩論孟殫心則傲自無差失矣稭弟子入則孝章終身行之不可盡道法世法小大并包李文靖曰沈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由是觀之趙普半部論語之言不太侈乎且夫學術誤天下者非細也戰國掉鬪之士莫不本五帝三王以行其魏季子文集書卷八沈雲士一夏傾危險賊之術夫術者路也跬步之岐遠致千里學之道不殊而所趨則殊也趨殊而術分矣不得聖人之意庸味偏執則五經四子皆足爲害是故蘇綽用周禮不足以治周蘇威不足以治隋王安石藉口於國版而行青苗市易卒以其術禍天下張禹匡衡孔光庸鄙陋劣誤人家國而戴聖亦以賊敗嗚呼是豈經不明哉其所趨之術殊也至於趙普狠賊尤甚背太后金匱之言逢太宗逆惡殺廷美貶死李符以滅口爲有宋奸臣首出鄙夫患失蓋楊素之流也術可

不慎乎哉夫曾子固原本六經謂楊雄任莽合箕子  
之明夷辟文莊衍大學而謂秦檜於宋有再造功乃  
貶岳忠武李贄謂武則天爲聖王馮道爲因時大臣  
皆毀裂名教玷其平生然如贄者又不足道也立言  
可不慎乎哉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是與不善者處與善者之益無以異安往而不  
得益要之讀聖賢之書毋固毋誕慎則可迂則不可  
適其意而守之朋友講習多見聞以擴其識易曰圓  
而神方以智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  
魏季子文集書

卷八

沈雲士二

頁九

行欲方夫以思邈言爲致學而入乎易之用雖趨殊  
術其不躓矣足下有志於論孟者故妄抒其說如此  
不當十反可也

與戚子論賭博書

賭博之害上玷祖禰下累子孫爲刑書所厲禁嬰君子之棄絕爲此者率皆無賴小人愚蒙子弟耳不足齒錄于人乃足下誦聖賢之書列士子之林顧亦濡首滅頂于此乎夫喪養生之具者非一矣耽甘脆之奉珍飮之羞狼戾天物至于無可繼者爲適其口也衣靡麗之衣作意巧之室殫竭蓋藏猶曰適其體悅其目也至于沈溺聲色已爲世之敝民矣然猶恣肆嗜欲取自娛也賭博之徒謹呼投瓊奴隸雜進鷹眼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戚子一

亭

虎視眈眈皇皇若徹夜抵曉人從外來猝見若曹目赤顛橫袒膊翹足神魂猙獰如集悍囚于獄堂鳩瘟鬼于斗室反顧却走之不遑而足下長以身處其間至樂存焉剥子孫之養落當爲之務竭力營措滅義取財以奉之惟日不足噫海畔有逐臭之夫婦魚照搏塞而明天故生此濁厲之質終不可變足下才堪上人門望非瑣瑣者誠肯剗棄此塗擱然特立誰不敬而愛之俄頃之間猶去蜣螂之丸而得蘓合何苦而弗爲也且夫爲人祖父者尤當畏其子孫也作一不

良之則以示後嗣吾化其子子乃化孫孫又化其子  
蔑有盡期是將貽子孫以世祲窮俄豈不哀哉財者  
天地有用之物于以奉君子作利濟人事卽底困窮  
足收令名而流餘慶賭博之徒廢養廉之產千金萬  
金悉畀諸無賴小人與奴隸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旣受其困惡各隨之上及祖父得者不  
感恩失者生詬詈入親交之門父兄惟恐子弟見之  
子弟或與遊自中人以往皆指爲不肖轉相告戒夏  
楚禁東以絕其後良子弟亦將棄遠勿邇自愛身名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賦子二頁三

嗚呼生爲大家子復爲士人宜閭閻所欽善乃使人  
深惡而痛絕之何而目立于天地間乎而強辭者曰  
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菹一擲萬金豪傑則然夫古  
今豪傑立德立功烜赫天壤足爲師法者莫可殫舉  
顧獨附會于一不克終無賴之劉毅爲罪大惡極劉  
裕之臣者欲以自欺而拒人胡可掩也足下行年四  
十餘子壯而孫方長善立表的猶懼其不能赴况身  
教之不善乎諺有四貝堂之說大足省媿矣僕于足  
下辱附葭莩故敢冒進瞋眩之言足下亦見吾邑壯

年悔艾改行如某某者得自淑其晚節匡救其子孫  
所謂半江挽船未爲遲也倘足下衷如克耳視爲厲  
已謗已僕亦莫可如何惟告絕于足下而已

魏季子文集

書

卷八

戒于三

頁三



荅許季覺書

僕十餘年來聞東海之濱有季覺許君者負奇氣髫  
齡時有志天下人物嘗欲亾至吾翠微峯觀易堂諸  
子以信其所聞及江寧父友止之而反僕心焉尚之  
人或比之趙景真僕謂不然夫景真不過思宦立以  
脫士伍之恥耳故其年十三遂求師受業十四游太  
學遇嵇康于學舍遂亾到山陽求康不得十六游鄴  
復遇康康稱之然不可謂非志士也而其事則微矣  
蓋所謂志士者其所志非特一身一家之事也聖賢  
魏李子文集書卷八荅許一百三  
之道德生民之治亂皆所有事矣夫聖賢之道法其  
效一見于治法用以安教天下之民皆歸于淑慎是  
故舉而措之不愆于素其不能于治法者必其不足  
于道法者也世有有體無用之言僕謂不然夫有體  
必有用無用卽無體也今夫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  
高自命許俯視一切人僕謂不然蓋虛憍鮮成者多  
矣是故有囊括宇宙之志者必其心益細有橫絕四  
海之氣者必其志益虛心細志虛集思廣益揣摩閱  
歷于其間盡天下之變故而後宏大之志氣始有所

歸宿以措于有用足下少負卓犖大志歸之于實學  
實行日邇過庭之訓有明師良友之磨礱宜封亡自  
足矣猶思廣益于天下人物以極其事不自滿假辱  
書更有以勉進于僕然則僕十餘年想望之勤不虛  
也僕昔歲至杭州卽疾走數家寓信相聞皆不得最  
後始得見令表兄沈君一宿徐滌溪樓上爲極述欲  
兄之懷沈君未返而僕行李已形矣惠書中言先叔  
兄期而不至然先兄頻年在江浙間足下向者欲走  
易堂觀其人乃亦未及索相見豈其有嵇康聞見之  
說耶僕曩時亦買舟徑訪何先生不得通而反皆恨  
事明夏秋交欲往就顧景范談此時要得相見寫懣  
積耳

答李昂若書

展誦手教先生當今之通儒也竊惟天下之事理不壞於阻而謗之者壞於趨道而妄行妄言者攻人者又不患於妄行妄言之人而破於深審彼義入室操戈者故韓愈之闢釋氏是矣而止曰福田利益未足以闢之也夫福田利益釋氏爲說最淺者特以鼓煽愚夫愚婦而流播彼道耳其談理罕譬有足動高明之嗜深中於其心故必探其源而入其奧足以解高明之惑而後能闢也夫千百愚夫信之不可以敵高

魏李子文集

書

卷八

李昂若一

五五

明者之一人徒涉其流則輔頰舌亦不可得而咸蓋君子所貴於論人者持聖賢之則衡前人是非絕已意見涵養漸漬使有獲於吾心益吾學識非故張厲而以攻訐爲能也今之攻文成公者彼烏測文成公之造詣爲何如乃至乳臭小兒亦矢口而肆嫉詈夷考其行無能爲役語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然彼所自命吠形者亦何嘗見其形則皆吠聲焉云爾然又非謂文成公遂不可論也苟較論學力之淺深疎密歸於身心用詔來學亦何不可蓋理道無窮古聖哲

論之後賢得而論愚夫亦得而論皆創發不襲者不  
然則三代當一同唐虞夏商周聖人無庸有所損益  
也愚竊謂聖人之道如京師東南西北之至京師者  
各由其塗遠及梯山航海重譯以來亦同至焉顧欲  
萬世之人皆歸於吾之一說是猶居東方者欲悉過  
四方人俱由東方以適京師其能濟乎故道學之壞  
爲道學者壞之非阻而謗之者之能壞之也是故先  
生程朱管葛文章酬接俗怪之觀皆本於一源此真  
通儒之論夫程子未嘗有三黨朱陸未嘗立異同也  
魏季子文集書卷八李昂若二頁六

皆成於其門人若文成公之王龍谿則不得不排之  
矣往先叔兄每還山中輒示所交人物爲先生首屈  
一指繼敝門人吳正名與高足韓允言欵曲又悉先  
生爲有用儒者僕嚮往非一日茲先生辱下書固陋  
進與論學夫以河伯海若之汪洋而不遺蹄涔先生  
集思廣益麗澤之勤惟恐或失卽已超出僕千百矣  
僕義不足以克氣學不足以達識故委靡見於形幹  
而高門文之以爾雅恂恂先生寬之以文忠子房之  
說媿矣媿矣紕謬幸續教之

皆成於其門

矣往先

一指



排之

首屈

心先

一